

野叟曝言 (三)

中國書局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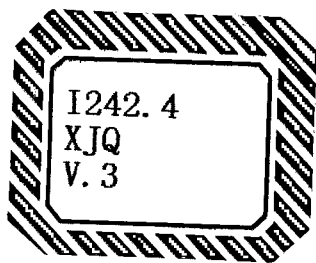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

言曝叟野

(清) 夏敬渠 著

卷 三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士字卷之十

第六十五回
诛夜叉六熊戴德
救作忠六义同仇

素臣举起酒杯，连饮立尽曰：“此佳兆也，吾志遂矣！”难儿道：“古人临敌有如此者，以为克敌之兆。今二相公好好出门，安常处顺，非仓卒急遽之时，何致有变血之兆？恐此行有甚不利，还宜三思！”素臣道：“我无刻不以诛逆竖为念，况此出为何，正与古人临敌无异！贼人授首，我饮其血，大吉大祥，何不利之有？”鸾吹等见两人俱说得有理，但眼见变血，事属反常，因亦劝阻。田氏道：“大家不必争执，只禀命于婆婆，便可决此疑矣！”众人皆以为然，进去细禀。水夫人道：“谚云：‘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！’变血本是怪事，而玉佳不以为怪，怪犹不怪矣。况玉佳志在剿逆，此日出门，如箭在弦上，剑出匣中，酒变为血，疾取而饮，一无疑忌，此气已夺贼人之魄，其为逆竖授首之兆无疑！速令长行，可也。”鸾吹等方各放心，一齐送出大门。

素臣更不回首，带着锦囊，往江西省城，下至山船，仍称吴铁口，仍是算命起课行头，吩咐锦囊，师弟称呼，用一



粒黄药，涂作一金面先生。在路一味谦和，不管闲事，并无耽搁。

八月二十外边，就到了江头，见随意所住房屋，已开一小小饭店，另有人住。到西湖，见刘大房子及一带邻居，俱并入昭庆寺中，改作后屋，寺已簇新建造，比前更极宏敞轩焕，慨叹了一回。

一日，复到湖上，只见游人士女，都纷纷的拥走，说往后山看靳公子打猎。素臣正欲觐其容貌，随至山后，却打猎已归，收拾回家。先是步兵，次是骑士，俱软衣窄袖，多半长大汉子，弯已插箭，带剑持枪，架着鹰，牵着犬的，挨排而过。然后五七十游方僧道，异言异服之人，簇拥一个方面大耳，虎头鹞睛的人来，问着同看的人，知是靳仁。素臣仔细估看，暗忖：异相何在？颈上钩绞紫纹，当受天刑耳！临了，俱是闲汉厮役，扛抬着许多獐鹿雉兔。素臣尾之而行，到了门口，扑通通三个大炮，门里掌号吹打，迎接进去。天已渐晚，寻个宿店住下。

次日进城，问到连尚书门首，只见门庭冷寂，一个老门公，坐在冷板凳上，静悄悄的没人进去。素臣摇着课筒，走上前去，老门公挥手道：“去，去，少老爷在京做官，家中没人，快别处寻生意去。”素臣只得缩转身来，出城径往乍浦。到了海口，见许多商渔船只，都打着靳府旗号，逐船细看，但有凶徒喇棍，并无未遇英雄。遍访刘大郎得官信息，及驻防汛地，毫无影响。忽想起闻人杰来，因向一个大客店内，问“泉州金面玃”掌柜，道：“他专走海洋，须向安南、日本去寻，再不，到泉州府安溪去，或者在家，也不可。”素臣唯唯。

次日，即往福建，仍由江口搭船，从清湖起早，过仙霞岭。每日在路，俱有人瞧看锦囊，挨肩擦背，挤手捏脚的。



素臣在前不觉，锦囊焦躁，但遇着挨擦的人，把肩一摆，摆得那人乱跌乱撞；遇着捏手捏脚的，把手一格，便俱负痛，缩手不迭。大家惊诧，不信如此文秀小哥，有这般蛮力！一日，下店以后，素臣正在洗面，一个走堂的满面流血，跑来告诉，说被锦囊行凶打伤。素臣怒骂：“我怎样吩咐，你还敢行凶！”锦囊哭道：“徒弟在院子里小解，他走来，就挖屁眼，徒弟随手一格，带破了他面皮，并非无故行凶！”素臣道：“这却怪我徒弟不得！你面上不过拍破了浮皮，我代他赔礼罢！”掌柜的忙跑过来，把走堂喝了过去道：“有你这样冒失鬼，你也合他说过一两句话，才好去挖他的屁眼！他不打你，打狗！看这小哥不出，他这样厚脸皮，怎一掌就打破了，淌出血来！快些去擦洗净了，来烧锅罢。”素臣暗叹：说过一两句话，就好挖屁眼的了；闽人酷好男风，有契哥、契弟之说，不信然乎？次日，在路取出一丸非黑非红的药丸，令锦囊用唾搽抹，变作一个晦气色的脸儿，才免了挨擦挤挖之事。

经过建宁、延平二府，看视形势，耽搁了几日。至九月二十日，到了福州府，见一大洋货店，便去问“泉州金面狻”。柜上人把素臣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金面狻半月前出洋去了，他若在家，他们九流三教之人，极肯资助的；可惜你无缘，来迟了些了。”素臣怅然。门首一武弁骑马而过，柜上道：“这把爷与金面狻至交，前日也在这里问信。”素臣忙看那弁，但见后影，身量甚自雄伟，却不知面貌如何。因又问了几个大店，所说皆同。便径到泉州府来，把泉州各县走遍，才到安溪，去寻闻人杰家住处。问到那里，却四围皆山，中间平央地面，住有一二十家，俱是草房；只有闻人杰家一所大瓦房，约有五七十间房子。走至大门，门上贴有红条，上写着：“家主远出，赐顾者俱在全福会馆接待。谨



白。”素臣看毕，复进大厅，见屏门上贴一副对联，是“破浪凭双武，擎天待一文”十个大字，“敬韩林晏”四个小字。反复细看，未解其意。因在褙裯内，取出笔墨角砚，在对旁门上，写下四句道：

蒹葭秋水访伊人，已向扶桑驭日轮；
大海茫茫无一叶，几时携手入麒麟？

后写“素臣书”三字，怅怅而出。复至漳州、兴化，盘旋回转。

然后渡海到台湾来，各处历览。暗想：这台湾孤悬海外，山深箐密，若中国有事，亦一盗贼之窟！

一日，走进一山，失迷了路，越走越远。看那山峰插剑，陡立百丈，杳无人迹。天色渐暗，不觉心慌，见山脚有一洞，欲进宿歇。锦囊探头进去，看见洞顶转有天光露入，却照见无数骨殖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缩出。素臣进看惨然，叫了锦囊进来，说道：“你我百年之后，俱成枯骨，有何可怕？”因捡块大石，将洞口塞住，坐在髑髅中间，似睡非睡。朦胧之中，似有许多人跪在面前叩拜；睁眼看时，却又了无所见。听锦囊时，已钻在衣襟之内，沉睡去了。坐了一会，便也睡去。忽觉有人把阳物搓挪，急睁开眼，见一个美貌女子捱坐身边，一手勾住素臣肩项，一手伸进素臣裤中搓挪阳物。素物暗想：此必山魃也！因一手掰住美女纤腰，一手去拔那宝刀。那美女心慌，一手挤捻肾囊，一手抠挖双眼，吐出尺许长舌，如剑锋一般，来刮削头面。素臣不及拔刀，运一口气，肾囊坚如铁石，隔过抠眼之手，挽住长舌，用力搅转，登时搅出数丈舌头，绕满手臂。那美女浑身无力，放开两手，眼中滴泪，苦切求饶。素臣猛力一扯，舌根



扯脱，那美女手足一伸，倒在地下。素臣拖来，坐压于上，坐到天明，肋骨尽断，尸骸冰冷。因唤醒锦囊，立起身来。锦囊瞥见女尸，及素臣臂上血淋淋的长舌，吓得面无人色。素臣道：“此处必有异兽，故有此山魈作配，伤害生人，以致骸骨堆满洞中，快些寻路回去。”锦囊半字俱无，抖战不已。素臣脱掉舌头，正待掇石出洞，只见洞顶走下一怪，青面赤发，红眼靛身，一张血盆般的阔嘴，搯出四个尺许长的獠牙，身長三丈，脚阔一尺，飞步下来。锦囊大喊一声，倒在地下。素臣知是夜叉，料无生理，不顾锦囊死活，扳开石头，钻出洞去。夜叉不舍，从洞内蹿将出来。素臣已掣宝刀，闪在洞外，用尽平生气力，照着夜叉颈项，“咔嚓”一刀，恰恰把夜叉一颗大头斫下。夜叉头便斫去，尸身兀自往外蹿出。素臣举刀，望着夜叉背心，尽力刺下，直插入去，鲜血直喷，尸身仍往外蹿。素臣连着刀，死力揩擦，手脚摆动一会，方才僵直。

素臣力竭，气喘无休，喘息少止，才叫唤锦囊。锦囊吓晕了去，渐渐醒转，听得素臣叫唤，挣出洞外，见怪物已死，魂才转来道：“是死的了！”素臣道：“我力已使尽，不能行动，须少待片时，寻路回去。”正说未定，只见山头上走出一阵人熊，急奔素臣。素臣着慌道：“今番死也！”要想挣扎起来招架，却浑身瘫软，不能动弹。锦囊也知人熊利害，安心待死。却见那些人熊，奔至跟前，看了夜叉尸骸，跳跃不已。遂有两个熊，便来扛抬素臣，有一个熊，便来背负锦囊。素臣等不由自主，任他抬负上山，走入一个大洞，洞中石台石凳，天然布置。两熊放下素臣，纳坐南面一大石凳上，一熊放下锦囊，齐走下去，向上跪拜。素臣好生惊异，暗想：这光景大有生机！遂大着胆，说道：“我因迷路，诛此怪物；你若不加害，望指引我出去！”众熊皆点点首。



却去捧出鹿肉獐羆，豹胎象白，许多珍品，摆在石台之上，似请素臣啖食一般。素臣正在饥饿，因把宝刀割食，又分些与锦囊。主仆二人，食肉入口，方知是薰炙好的，香美异常，大家放量饱餐。

忽听有呻吟之声，素臣根问众熊，众熊都指着旁边一块大石板，有一熊便去掀开。素臣近前看时，却是两个和尚，一个大汉，因板下本有低洼，故尚未压死。素臣提将出来，仍坐下吃肉。待肉吃完，看那三人，已回转气来，齐向素臣叩谢。素臣道：“你们是何处人？因何被捉在此？”大汉道：“小人住在泉州府，有事到台湾，路遇这两个和尚，小人不认得他，他却认得小人，要害小人性命。小人斗他不过，望着这鸡笼山坳中逃命，这和尚追赶进来，却被夜叉看见，俱拿进洞，压在石板之下，性命只在早晚。不想得遇大仙，伏乞救命！”素臣笑道：“我和你一样走道儿的人，怎说是大仙？你这和尚，与他何仇，要害起他来？”一个虎头暴眼的和尚，说道：“这人名叫袁作忠，是个放火逆奴，把他家主数万粮食，一把火烧掉了，逃走在外。他家主是僧人的护法，托过僧人缉访，僧人到这里遇着他，也不过劝他回去认罪。他反行凶，拔刀砍斫，僧人只得与他厮拼，却被夜叉看见，都捉进洞。今蒙仙长释放，只求把这入交给僧人，带还他家主，感激不尽！”素臣道：“你那护法，姓甚名谁？住在何处！”和尚道：“那护法家在杭州，姓靳，名仁，是当今第一奇男子，疏财仗义，救世安民，……”素臣不待说完，即问：“有无札付？”见和尚面色一变。便瞋目大喝道：“原来你这贼秃，就是靳仁的党羽！你想也带着批缴，可还要缉拿一个文素臣吗？只我便是文素臣！你敢拿也不敢拿？”那和尚见不是势头，便奔素臣。素臣正待招架，却被旁边站着一熊，将手一按，肩骨已折，挫倒在地。素臣向众熊道：“这



和尚是一个恶逆宦官靳直的党羽，靳直现要谋反，这和尚是该杀的！”那些人熊都像懂得道理的，连连点首。作忠道：“原来恩爷就是文忠臣老爷！小人闻名，如雷贯耳，不想今日得见尊颜！小人也只知恩爷忠勇盖世，不知恩爷道法惊人。”素臣道：“我有何道法？”作忠道：“恩爷若无道法，岂能安坐此处，使人熊听命，夜叉敛迹乎？”素臣因把迷路及除山魈夜叉之事说知，道：“这些人熊，想必深恨夜叉，故见他杀死，反把我抬进洞来，奉獐鹿等肉与我啖食；那有甚道法来？”作忠吐舌道：“恩爷即无道法，也就是天人了！那夜叉喜啖生人，有摧狮碎象之力，前日小人也曾用刀去斫，刀锋破缺，他皮肤毫无伤损；怎恩爷一刀就砍下头来，岂不是天人吗？”素臣道：“那是刀好的缘故。”因拔出刀来，把和尚一刀，连肩都削去了一半。作忠咋舌惊叹。

素臣因提起那一个青脸和尚来，喝道：“你也定是靳仁党羽了！”那和尚浑身发抖，忙叫道：“我是尼姑，是漳州府福缘庵的尼姑，并不是和尚，不认得靳仁啥仔，是被这和尚强奸，拐出来的。”素臣道：“你头圆脸胖，身躯壮实，怎说是尼姑？况你这丑脸，他肯拐你吗？”那尼姑着急，慌把胸前衣服扯散，撕破抹胸，突地跳出一双胖乳来道：“我脸上是搽药的。”素臣才信是尼姑。因向众熊道：“这两个人应该释放，但他们都饿坏了，这台上剩的肉，给他吃罢。”众熊俱点点首。素臣因命作忠及那尼姑吃肉。一面细看那熊，共有六个，却是四雄两雌，有一个熊头上生疣，一熊面上有一搭黑记，一熊头上削去半边皮才长连，三熊屁股无肉，亦似被刀削去。因问：“你等头上及屁股上，可是受夜叉之害么？”众熊点首，俱向旁边一洞走去，把手招着素臣。素臣去看，只见洞里堆着几具死熊的骨殖，还有有肉在上的，有两个熊头，几只熊掌。众熊指与素臣看视，眼中俱滴出泪



来。素臣方知众熊痛恨夜叉，故亦感激。覆身转来，作忠等俱已吃饱，素臣命熊领路。作忠道：“小人认得路径。”素臣因辞别六熊，六熊俱似依依不舍，送下山头。只见一熊如飞转去，拿着两个包裹，送上素臣。作忠道：“这是小人的包；这是和尚的包。”素臣交还作忠之包。打开和尚那包看时，与超凡无异，也有批札，也有丸药，其余银钱衣被等物，仍复包好，交与锦囊，辞别六熊转去。六熊仍复不舍，跟送至夜叉死处，一见尸骸，俱作怒目切齿之状，将首级尸身，收放一处。素臣想起朦胧中多人叩拜，要把骸骨收埋，进洞看时，六熊见了山魃尸首，亦如见夜叉一般怨恨，拖出洞外去了。素臣自与锦囊搬运枯骨出洞，用宝刀掘坑。作忠道：“如许枯骨，非极大深坑，不能收殓；现无锹耙等械，如何掘坑？”只见六熊齐走上前，掌挖足爬，不消一会，就成了一大大深坑。素臣大喜，向六熊作揖致谢。作忠等大家动手，运骨入坑，六熊一齐发土，登时成坟。素臣感叹，再四辞谢。六熊方才转身，分掬着夜叉、山魃尸首，齐向一个山头上站立，到望不见了素臣，然后回洞。

素臣叹颂不已。走出山来，把和尚包内衣被银钱，给与尼姑，令其自去。尼姑感激，磕头致谢，分头去了。素臣问作忠：“与靳仁是否主仆？因何烧他粮食？”作忠道：“小人是靳仁出水伙计，后见他谋为不轨，才打算辞别远祸。因复起一念，恐他兵精粮足，就要作祸，因把他五七年积蓄的数百仓粮食，放一把火，尽行烧掉；故他恨小人入骨。”素臣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竟是一个忠于朝廷，有功国家的人了！当以袁兄相称。”作忠道：“恩爷是何等样人，怎敢辱如此称呼？”素臣道：“我是何等样人？不过与你一样心肠，要为国家出力耳？”到了将分路处，作忠苦留素臣到一会馆中来。密嘱素臣：“小人惧祸，已改名方有仁。”素臣道：“我亦改



名吴铁口，大家留心可也。”作忠备酒款待素臣，席上讲说些武艺，议论些时事，颇觉投合。因细看作忠相貌，但见：

额隐三台，面朝五岳；横开阔口，不露银牙；
竖刷丛眉，难分黑鬓。双眸闪烁，明珠照夜欲生光；
两颊稀疏，铁线穿时还见肉。狼腰善转，胸腹下几曾束带三条？虎背多丰，肩项边俨如负粟一斗。

素臣暗忖：也是一员虎将！因问他靳家事情。作忠道：“小人自逃避出来，不复相闻。但知他从前蓄养亡命，结连倭夷，上自辽东，下至厦门一带海洋，大半打他旗号，听他使令；登、莱等处，散有五七千兵粮扎付；京东、京南有两座大寺，藏着兵器，养着凶徒，积着粮草；洋面海岛，及各省大寺院中，都有受他札付；家里养着无数九流三教的人，只待举发。闻说先因小人烧了他粮食，次因昭庆寺失火，虎卫国师被杀，后因京东、京南两寺，一被火焚，一被官司，把党羽歼灭，粮草毁失，故此迟了下来。小人有几个朋友，想要纠集起来，与他为难，因是卵不敌石，未免灰心；后来知道有了恩爷，便都壮胆起来。金面猿曾说：天津船上，又遇着一个奇人，膂力非凡，武艺惊人。知道世事可为，才有结盟起义之意。如今幸遇恩爷，只求作主；倘有使令，汤火不辞！”素臣大喜，道：“我正要问你金面猿的事，我前日去访过他，已到日本去了。我看他也是一个大侠，怎只管做那经纪之事？你的朋友是专论勇力，还是兼有智谋？主盟何人？共有几位？俱要请教。”作忠道：“小人等盟友六人，推赛飞熊为长，是江西人，现在福州抚院标下，做一员钦依把总。第二就是金面猿，复姓闻人，单名一个杰字，他到日



本，并非贪图利息，是去结识倭夷头目，正为与靳仁作对起见。其次，漳州林平仲，汀州刘牧之，邵武朱无党，俱是一勇之夫，不谙韬略。”素臣道：“我因孤掌难鸣，出来遨游天下，要想结识几个英雄，将来为剿平靳逆之计。你这里有六人，这福建一路，可以放心的了！但有武勇，必谙韬铃，方成名将；袁兄当与贵友勸之！三日不见，刮目相待，勿徒为吴下阿蒙也！将来设遇有事，如何通信，尚乞示知？”作忠道：“金面虬驰名各省，凡遇大洋店，有字交付，即可寄到，时刻不误。林平仲家私巨万，现着伙计在汀、漳、乍浦等处，开张洋货店号林盛，如有信息，立时可通。只是恩爷书札，须有记号，方可凭信。”素臣因在桌上，用箸蘸酒，写作“夔”字道：“这字便是暗号。”因把东阿奚、叶之事说知。作忠大喜道：“东阿义士，久闻其名；他专截靳家钱粮，不取商民财物，小人们也想与他通连；今既受恩爷号令，便不须另起炉灶矣。”素臣道：“海岛中还有红须客、铁丐，盘山还有尹雄、卫飞霞，都是受我暗号的。只登、莱等府，没有心腹之人，是一件可忧处。”作忠大喜道：“红须客、铁丐、尹雄夫妇，皆当今豪杰也；今乃俱为文爷所得，党羽已成矣！小人即当通知众弟兄，一有信至，即刻奔赴。奚、叶诸兄扼其上，小人们截其下，海岛英雄，群起助力，何虑靳贼之猖獗乎？”素臣道：“你休小觑靳贼，他十数年来，招集智谋勇力，法术技数之徒，蟠结已深，将来一发，如火燎原；非广揽英雄，全策全力，不足与敌，怎便说这放胆的话？”作忠连声应诺，自悔失言。因说道：“恩爷虑登、莱等处，没有心腹；小人有一结义兄弟，叫施存义，是山东宁海州人，短小精悍，略有智谋，同在靳仁处走水。小人放火逃出，隔了数月，着他管领十号洋船出海，行至漂风岛，他把船货都散给岛民，空船而回，不敢去见靳仁，改名方有信，



与小人姓名排连，逃在登州一大户家。恩爷若到登、莱，也可收为心腹。闻他有个好友，甚是英雄，亦可顺便物色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靳仁伪批上有这施存义名字，今既知他寄迹之所，当即访之。”说罢连举巨觞。见天色将晚，起身辞别。作忠道：“此处虽是会馆，这后边两进，是小人们私室，承值的俱是闻、林两兄家仆。现在福、漳、兴、泉等府，凡有全福会馆，都是一般，是极紧密的所在，可以放心住宿。”素臣然后知此馆即系全福会馆，全福会馆更不独此一处。作忠令人去取素臣行李，点上大蜡，洗盏更酌，大家酒落快肠，直至更深方止。

素臣在灯下，打开和尚衣包，但见批张上，所缉诸人，与超凡相同；但在后又添出多人，一名叛犯红须客，一名凶犯铁丐，一名凶犯叶豪，一名行刺贼金铃，共是一十三名。暗忖：红须客、铁丐二人，必又伤他些党羽了。金铃系贼，因何行刺？乃得与诸贤同列耶！因检看那些纸张，也是空头札付，只一张填“写推诚翊运永悟禅师一尊慧业”字样；另外两包，也是补天丸，易容丸。当把批药帖挠掉，将丸药并在自己包内，然后安睡。

次日早起，别了作忠，复到福州府，竟向抚院衙门前，寻问飞熊。一个夜役指道：“那头来的晦气色脸儿，不是把总赛爷吗？”素臣一看，便认得是丰城江中所见破船内卖解之人，更自欢喜。飞熊远远看见夜役指示，及素臣惊喜之状，知有缘故，急走近前细看素臣，却又不认识。素臣道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飞熊道声：“随我来。”自向前走。素臣看那后影，方知在大洋货店中所见，骑马而过者，即是此人。飞熊把素臣领到茶肆内一个小阁中，对面坐下，问道：“尊驾想是认得我吗？是在那里见来？”素臣道：“前年五月五日，弟与丰城县任公在江头看龙船，似乎曾见吾兄。”飞熊把素



臣仔细一认，不等素臣说完，扑翻身便拜。一个走堂的，正托着两碗茶走来，被飞熊袖子一带，叫声啊呀，把两碗茶泼翻，亏着手硬，没有打碎茶碗。飞熊起来，在袋内挖出两文钱，丢在桌上道：“不吃茶了。”让着素臣到家。飞熊尚是只身，只有一小厮在内，开门放入，是对面六间房子，朝北中间一间，像个客位，飞熊请素臣坐下。吩咐小厮，去寻班上兵丁，买备酒菜。弓身作谢道：“那年承赐银两之后，到县前打听，只知道姓白的医生，不知是那里人。因有一族叔在此做把总，有了盘缠，又无家眷，并没牵绊，就到这里投奔他，顶上一分小粮。隔不多时，拔了战粮，又拔了千户。今年春间，族叔病故，三日内大操，都爷说我是一条好汉，五营八哨的参游都守，都不及我的武艺，就升我做了把总，顶族叔的缺，把我当个人儿，另眼看待。虽是微末前程，不强如江湖卖拳，受人取笑吗？那一日不想着恩人，不意今日得遇，我好快活也！恩人家住何处？几时到此？面孔晒得金色，竟不认得了！怎不行医，又算起命来？”素臣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非星士，亦非医生，乃吴江县生员文素臣也。”飞熊站起，惊问：“恩人就是弹了王贬窜到辽东去的文忠臣吗？”素臣道：“那就是我，那里算得忠臣？也没有弹王！”飞熊叫声“阿哟”，扑落的跪在地下道：“我的老爷，原来你就是文忠臣！我方才对你坐着，不怕天雷打死的吗？”素臣连忙拉出道：“怎说这话？你官职虽卑，也是朝廷命官；我不过一生员，怎对坐不得？”飞熊道：“我敬你是天下第一忠臣，那管生员秀才，我就做到提督总兵，也没站处，还敢对着坐吗？”素臣道：“我不过一时愤激，触犯了国师、司礼，何曾弹王？又怎算得忠臣？前日在台湾，会着你相好的方有仁，逐日同起同坐，怎你就对坐不得？”飞熊道：“孔夫子还说：‘我不如老农’你肯说你是忠臣吗？你的好名儿，真个



吓得死人，须不是我一个人怕你！方有仁敢与你同坐，他就是一个混帐坯子！我只站着，你肯合我多讲一句话儿，就够了我了！”

素臣复待开导，只见一个将官，手拿令箭，带着四五个兵丁，飞抢入来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！倭子杀来，城中百姓纷纷逃窜，都爷吩咐关了城门，百姓都往城上跳下，跌死无数。如今传齐五营八哨，司道府县等官，商量安民征剿之事。都爷又特发令箭，专传赛爷去保驾，这是时刻迟误不得的！”飞熊听完，跌脚叹气，懊恼不过。正是：

百口同讹成市虎，一言独建起飞熊。



第六十六回 神算定假倭功归把总 正气除邪会名托城隍

素臣忙把飞熊拉到里一间，附耳嘱咐：只须如此如此，事便大定，切记，切记！飞熊敬信素臣，不管有验无验，牢记在心，随着令箭，如飞而去。

抚院与文武各官，正在纷纷议论，有的道：“该连夜发兵出城堵御。”有的道：“当且上城防守。”有的道：“该遍城搜拿。”有的道：“恐是讹言，当查究造言生事之人。”有的道：“明日一日，怕合城跑空，该吩咐地方保甲，挨户晓谕禁约。”众说纠纷，弄得抚院搓手跌脚，六神无主。飞熊已传到跟前，抚院道：“你的本领，我所深知。你可同中军，领兵在辕巡防，如有倭子杀来，尽力擒剿，我当重加升擢。”飞熊密禀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那里有甚倭子？不过是谣言！大老爷即刻传出号令，说倭子已擒，先安了百姓的心。明日黎明，把几口猪束在藁草中，到教场里去砍掉了，就完了事了！若是认真巡缉，不把一城百姓，都吓跑了吗？”抚院惊问：“怎你竟说没有倭子？”飞熊道：“要有倭子，海口不飞报将来？现在倭子怎样杀人放火，劫掠财物，又无踪影，这不是谣言吗？把总只站在大老爷跟前，若是真有倭子，就先砍把总的脑袋！”抚院沉吟道：“你这话很说得是。”因吩咐各官，一面合城晓谕说，倭子已擒，明日教场处斩；一面令



飞熊在辕防守。抚院与各官俱不敢安寝；坐到天明，外面访探，果然没有倭子杀掠，百姓闻倭子已获，便没有跳城及钻水关之事。抚院暗称惭愧，依了飞熊之言，把几束藁草，捆缚几口肥猪，插着标旗，摆齐队伍，到教场中，三个大炮，将假倭处斩。百姓围看，何止万人，远远望见开刀时红血飞溅，那是真是假，何从而知？都欢天喜地而散。把一件天大祸事，冰消瓦解掉了。后来究其所以，才知道是城隍庙中做戏，临了一出，是《征东记》上盖苏文大反辽东，番兵披发，跳舞藤牌。锣鼓一住，看戏之人直涌而出，外面有不知戏完入看之人，见涌出的，急骤问：“何故飞跑？”偏遇着混帐的人，说是：“倭子杀来，还不跑吗？”问者竟认是真，转身逃跑。一人讹十，十人讹千，登时满街市中，雪片逃跑，俱说倭子杀来。愚民无知，竟有携妻挈子，出城逃避的。到得官府知道，闭城禁约，便纷纷的跳城头，钻水关，跌死溺死，不知其数。鬼哭神嚎，满城雪乱，连官府也认是真有倭子，仓皇失措。却被飞熊一言，将合城人心安定。抚院本爱飞熊，便立时升为福州营都司同知，披红赐酒，把中军全副执事，撤辕门鼓吹，放炮吹打，送回家来。

飞熊发放过众人，来见素臣，纳头便拜。素臣去扯，飞熊已连叩三首，说道：“这都司是那里来的？不替文爷磕头！”磕头起来，仍不肯坐。素臣千说万说，苦劝强拉，才偏坐着一尖儿凳角。素臣好生不安。飞熊把见抚院升都司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因问素臣，如何得遇有仁，素臣也述了一遍。飞熊吐舌道：“那夜又有百万斤气力，狮象虎豹，只给他做点心，被文爷一刀就斫死了；可知在京东路上，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哩！”素臣道：“那是天幸，这小厮已吓倒了，一无帮手；亏着出其不意，若在洞内，必为所啖矣！”飞熊忽地把锦囊小手一攥，捏得锦囊五指生疼，勉强熬着痛，不